

四十三岁的我

——张玉红诗集

张玉红 著



一面时代的镜子
云海苍茫中倔强的浪漫

南海出版公司

一面时代的镜子，云海苍茫中倔强的浪漫

四十三岁的我

——张玉红诗集

张玉红 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14·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十三岁的我:张玉红诗集 / 张玉红著.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4. 1
ISBN 978-7-5442-6865-3

I. ①四… II. ①张…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48946 号

SI SHI SAN SUI DE WO

四十三岁的我

作 者 张玉红
责任编辑 张 媛 李凤君
装帧设计 水木时代(北京)图书中心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66568508(出版) 65350227(发行)
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信箱 nhpublishing@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广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1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865-3
定 价 22.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自序



在人间漂泊近四十七年，可以说把所有闲余时间用来读写诗歌，掐指算算学写诗歌，断续近三十载。那么多美好时光被我花在写分行文字上，且血本无收地坚持，再坚持！许多人不理解，甚至有人认为我没救了，在自私里自私，可是我的心、我的血、我的骨就好这口。我从来不相信自己的像杯中茶，而大家评说是水，主我沉浮，相反给我力量，让我在诗歌路上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大有越战越勇之气势。

每当有星月夜，我独行在岸边，望着满天星星做着诗人梦，似乎我置身于它们其中，如果把幽深月比做诗歌王国的话，靠它最近的那颗定是我，可总是不能融合，不知何时与之心心相印！

在过去八九十年代，开始学写包括律、绝、古风和新诗。在那个网络欠缺，信息闭塞岁月里，根本没有纯文学网站，或者博客，只有靠有限书报和几个爱好者，局限学习和交流。更多是孤芳自赏。在学习古人诗词中，规矩太多，甚至很苛刻，我常感到被“束缚”得死去活来，后来一旦入门，轻松许多，不就是“照章办事，依法治国”，也写了近百首惨不忍睹的古诗词，出于羞愧很少拿出来晒太阳。既然写不好祖先人诗歌，咱把重心转移到新诗上，相比之下，我比较喜欢“自由”诗歌，它让我心灵和思想不再像含苞的花打不开，所以“喜新厌旧”地与新诗合谋。

像我这样学历不高，而且又出生在“握枪”家庭的人，却偏偏喜欢“握笔”，

这让许多人不解。我的父亲出生在山西忻州贫苦家庭，五个伯父均当兵在外，只剩十四岁姐姐照顾我瞎眼奶奶，父亲十一岁给别人放羊以求得三块窝窝头，却舍不得吃，因为家里姐和母正盼着救命呢，实在饿极了咬一口，再饿了抱母羊吮吸奶，却被东家毒打。十六岁遇刘邓大军，父亲扔掉羊鞭，扛起钢枪，从北一直打到大西南，又随十八军入藏，并守卫西藏十年。父亲三十三年军旅生涯，本应是“将军”了，因“文革”被降职送去再学习再改造……

从小父亲似乎对我抱有很大希望，因错看人，失望得一塌糊涂。我从小调皮捣蛋，上学逃课打架，后来结交江湖，提刀拼杀被公安捉过。为了整治我，父亲让我暑假去做临时工，寒假上山打柴。稍大点学修车，尔后送去学开大货车。十八岁我入伍当兵，有机会参加对越防御作战，尝到了蹲“猫耳洞”滋味。现在回想起来，真感谢父亲，让我有这么多经历，在后来诗歌创作中起到了大作用。

我中年后，把我发表诗歌报纸放在他面前时，严肃父亲笑得像小孩，说：“咱家是‘文武双全’啊。”

岁月伴我走近天命，也见证了我对诗歌忠爱和执着，在几十年诗歌创作中，尝尽了孤独无助、心力交瘁、废寝忘食折磨，也把我的真诚、悲悯、唯美、神秘，一展无遗跃上纸面。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每一个字，全是良心之作。我个人诗观：作文做事必须符合我心跳的旋律；必须为良心写作，为良心而做；视接受他人批评，甚至批判为骄傲；必须有接受世间射来无数子弹的承受能力；诗者，应是“观世音菩萨”，不仅大慈大悲，而且观世间不平事，然后通过笔写出别人想说而又不敢说，甚至有人想说又说不出分行文字。这就是我要写出的诗歌。

比如，我是亲历四川两次大地震人，每当灾难来时，我们诗人们的笔和满腔热血成井喷状，这些口号、呐喊声，几乎千篇一律，哭天号地、痛不欲生地表述一个大概念。我常想，为什么不具体到每个灾民；具体到救援人呢？我不会带着怀疑和嘲弄口吻去看这样诗歌，最起码我不写这样诗歌。再想，一阵风后能被人记住有几首？还有“天灾”无法避免，这天灾后面有没有“人祸”呢？我看有。如果我们把那些援外钱、重复建设钱、面子工程款，分给全民建抗八级地震房，还怕七八级地震吗？我是亲历两次地震人，算是幸运人，对地震造成死亡及其财产损失是有发言权的，我会持个人不同观点写东西，我会从另外一个视角看灾难，从灾民实际生活出发，所以写下了“4·20”震中草根的身影《倔老头》《来了》《手》《那一刻想到的》四首。这几首是我看到的真实场景，也是良心所作。其中《倔老头》选刊于《山东

文学》地震专刊。

一直想出一本属于自己的诗集，也是对自己写诗几十年交代。真要为自己诗集写点什么，心里总会不平静的。那些写诗日子，犹入眼前，那些酸甜苦辣日子是常人无法感知的。不管怎么说，能把我几十年用良心写的东西结册出来，是天大事，真让人兴奋！

最后，我再啰嗦几句：感谢我父母、妻儿！感谢朋友们，以及喜欢我诗歌的人！感谢让我终生难忘的、美国知名作家曾明路帮助和支持！

张玉红

2013年7月15日于四川荣经

序：父亲和他的诗



在父亲准备出自己的诗集，作为儿子，我感到万分的高兴与自豪。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与父亲单独相处的时间是很多的，也许我与父亲的性格比较相似，都比较安静，所以彼此间的话语并不是很多。父亲总是行动多于话语，默默地付出着，勤勤恳恳地扮演着父亲这个角色。或许，父子之间本就有一种默契，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便能明白彼此想要表达的意思。

从我记事开始，便知道父亲对于写作具有极大的热情，父亲经常写一些散文和诗歌，写完后便开始自己欣赏。我那时年岁还小，对父亲的这个爱好不以为意。当父亲有了自己博客的时候，我怀着好奇的心理去浏览了一下。博客里面全是父亲写的诗，我看着那些诗，顿时觉得万分的惊讶与愧疚。在父亲那看似孱弱的身体里竟然包裹着如此强烈的情感，本来我觉得父亲是我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亲人了，读了那些诗后，我愕然地发现，原来我并不了解父亲。

此时此刻，一副经常出现在我眼前而我不太在意的画面突然映入脑海。父亲坐于桌前，左手轻拈香烟，右手紧握住笔，袅袅烟雾中，父亲时而攒眉蹙额，面露愁容，时而咧嘴微笑，奋笔疾书。我仿佛产生了幻觉般认为父亲并不是在写诗，而是在造梦。父亲把几十年的经历与思考编织成了一个只属于自己的梦境，这是内心的映射，是最深沉情感的宣泄。在梦里，他时而像个迷路的小孩般号啕大哭，时而像个纯情少女般娇羞憨笑，又或者像个君王般指点江山。也许，文字就是这么的神

奇，能够让人的心灵在其中得到慰藉，让自己的思想与情感在自己编织的梦境中自由地翱翔。而父亲造梦的工具无非就是这几样物什：一杯清茶，一支香烟，一杆黑笔，一页白纸。

我读了父亲的诗后，开始慢慢地进入了父亲的世界。父亲小时十分顽劣，是家长和老师眼中的“问题学生”，还未成年就独自由南向北跨过长江与黄河回到山西老家，途中害病，遭受着巨大的痛苦。成年后又开始了兵戎生涯，参加了对越防御作战，在子弹与炮火密布的战场上挥洒着自己的汗与血，而青年时丧母的悲痛又像利剑般在父亲的额头上刻上了深深的几道印子。父亲诗集中的诗，多数是进入不惑之年后的再回首。

父亲的诗很多是描写自己的情感，刻画着自己内心的波动，以“我”的视角进行书写，使诗中始终漂浮着一个孤傲且伶俜的灵魂。正如父亲在《夜景》中所书：

.....

我真的愿意留在这里 脱去我所谓的华衣
 和夜一样神秘 和雨一样赤身裸体
 此时 让风和月抬着我的余温去轻抚那些将受伤的黑影子吧
 雨是要来的 它如一位位绝望者站在高楼 赴向花朵
 刺入一个个梦想者的心
 有多少人浑然不知 又有多少呼声在夜雨中被掩埋
 雨是夜的心
 是一点一滴繁开在地表昙花 是一位妩媚女人还是夜里幽灵呢
 当它从我眼里一晃而过时 我来不及去思考已泪流满面

.....

我深深地爱着夜 爱着没人能改变的黑夜
 夜黑得其所 黑得坦然 黑得纯洁
 它是用钱和权不能改变的脸谱
 我愿待在公平 公正 公开夜里
 披着黑色的袍成为夜中一景
 或者是成为黎明前从小草叶尖滑落一滴黑豆
 植入黑土地 在夜里长出一声声吆喝

也许会——惊天动地

黑夜，它褪去了一切的光芒，还原出最本质的世界，父亲就愿意站在无人问津角落里默默地思考着，静静地倾听着。舍弃一切功名利禄的枷锁，还原出最本质的自我，赤裸裸般地面对自己，慢慢地融入这纯洁的夜色中，在黎明到来前发出自己最后的嘶叫，即使是无人问津。

父亲大多数时间都在家里做着自己的事情，很少出去玩耍。或许，父亲习惯于孤独，享受着寂寞，又或许父亲厌恶了世俗的尔虞我诈，阿谀奉承。但这些并没有消解父亲内心的激情，在父亲的眸子里依然闪烁着令人不敢逼视的精光。父亲在《问鼎中原》中写道：

我的沉默再也混不下去了
就让我的血燃烧起来吧
一点一滴从现在开始
把黑夜烧得干干净净

文明长在血腥头上
血腥后的文明早已死去
一匹脱缰野马背着野心种子
轻轻播撒在太阳看到大地
狂风吹育出草木皆兵
盖过一切虚伪誓词
重新把地图绘制完整
还大江山川善良原貌

我不要皇宫 只住别墅
我不立皇后 只娶妻子
不要呼风唤雨
只想悄悄细语 地动山摇

父亲用激昂的话语刻画了气势恢弘的场面，隐隐突显出一种浑厚的霸气，而霸气背后就是父亲自我的展现：不要皇宫，不立皇后，不要呼风唤雨，只是轻声细语，便能地动山摇。读了这首诗后，我震撼不已，更是惊讶于父亲那不苟言笑的身躯里藏着的磅礴的气势。

但父亲又是脆弱的，父亲脆弱的根源来自于我逝去的奶奶。每一个男人都是女人的孩子。在我不到两岁的时候，奶奶就去世了，我甚至记不起奶奶的面容，但在父亲的只言片语中，我了解到，奶奶是一个慈祥勤劳的农村妇女。2009年的时候，我与父亲去祭拜了奶奶，回家后，父亲写了《祭母》：

.....

我不肯与狠心人对话
 只来索取承诺
 那时 你说要拖家养口的
 何又不食人间烟火
 那时 你从不气短
 一个肚里能装男人的女人
 而今却被一抔黄土击沉
 只剩一颗种在地里的太阳

妈妈 别再任性了 勇敢走出来吧
 妈妈 别再捉迷藏了 枯枝亮新芽了
 妈妈 别再冬眠了 春天来了
 一缕青烟围绕我而去
 搀扶起我缺钙的骨头
 我如一个无病呻吟的泼妇
 再一次伏地抽搐

一棵青松，一座矮坟，奶奶安静地躺在大地里面，而父亲跪在坟墓前久久不忍离去，那座孤坟里包裹着父亲日思夜想的亲人。父亲用嘶哑的嗓音召唤着亲人的灵魂，换来的却是山谷中一阵又一阵空旷缥缈的回音，此时世间仿佛只有父亲一个人

的声音，父亲喃喃道：“妈妈，别再任性了，勇敢走出来吧，妈妈……”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孤傲，同时又充满着热烈情感的人，至少在我眼中是这样的。但父亲有时又很调皮幽默，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开些让人忍俊不禁的笑话来，这让我更加觉得父亲这个人很有意思。父亲有首诗叫作《灭口》：

月光下 小树林里
你躲躲藏藏的 唇
被我 寻寻觅觅的 嘴
含盖得 严严实实

这诗我第一次看内容的时候觉得不怎么样，甚至有些庸俗。但回头看了“灭口”这便恍然大悟，会心一笑，觉得这诗写得俏皮。在这里我必须声明一下，我看这诗的时候已满十八岁，父亲并没有毒害儿童的意思……

岁月总是无情的，有时，我望着父亲鬓上的白发，才意识到，原来父亲已渐渐的老了，我心里不由得有些心酸。时间总是像条河流般冲刷着人的身体与心灵，我时常在父亲的眼睛里看到些许沧桑的意味，在读了《唉，这才多久啊》后，这伤感愈便发浓厚了起来：

……

唉 这才多久啊
全身就发炎了 烟也抽不动了
常常倒吸长气 吹口哨
酒也离我远去了
留给我的是一枚枚的糖衣炮弹
还专挑些枯草炖汤喝
把我煎熬得不成人样

……

唉 这才多久啊 就物是人非了
唉 这才多久啊 就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唉 唉 唉

看完之后，我不禁感叹道：“唉，这才多久啊，我长大了，父亲却渐渐的老了。”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诗有别才，非关书也。”父亲带着那一点点天分，将诗融入了自己的生命，无时无刻不在以诗的形式展现出自己的情感与思想，凭借着自己对诗歌的热爱与执着，飘然散步于诗歌的海洋中，用自己粗糙的手，挥洒出一页页隽永潇洒的诗篇。

云海苍茫，这是父亲的笔名，在笔名中我仿佛看到了些许父亲的影子：磅礴大气中又不失些许浪漫，孤傲潇洒里又带着一点凄凉。我佩服父亲，是他让我知道，原来人还可以这么的丰富多彩。父亲的身影再次映入我的脑海，我望着那朝夕相处的亲人，突然有了一种想法：或许，我需要用我一生的时间去读懂父亲。

小子不才，匆匆呈上我对父亲以及对父亲的诗的一些粗鄙的认识，是为感恩。

张 闯

2010年12月7日

和黑夜瓜分昂贵的月亮

——评张玉红诗

一个放羊娃的儿子，学校中叛逆的“坏孩子”；一个十七岁就上路的大卡车司机，沼泽地里九死一生的军人；一个远离了妈妈的男孩，一个带领全家经历两次大地震的男人……他，在苍茫天地间倔强寻求自身的价值，挥洒着一行又一行像灵魂独语又如嘲似诉的诗句。仿佛没有表情的文字，却如排空的深蓝色浪潮，直拍我心的礁石。

认识张玉红多年了，我曾经六评张玉红的诗，可总觉得没评到点子上。张玉红的诗是不容易被评到点子上的。犹如他的笔名云海苍茫，玉红诗精灵游荡，心魂苍茫。那就是为什么虽然我鼓励他出诗集，但是从来没有想过拿我那用心写的“六评”来充数。

诗歌光用心读是不够的。诗歌还必须意会，必须能够领略到诗中的意境。

我们平时接触到一些景和物：雪，雨，梅花，叶子等等，也会有不同的意念、联想、感悟和慨叹。但是我们没有成为诗人，因为我们让那些灵感思绪就那么穿脑而过。诗人，是需要勤奋的。而这勤奋劲，主要来自对诗的钟爱。

张玉红天生是来做诗人的。他也许做别的事情并不那么的勤奋，但是写诗，他是不含糊的。就是在老山猫耳洞里，热浪冲顶，蚊叮虫咬，百菌缠身；或是大震刚过，乱石飞奔……他都没有忘记写诗。

独特的人生经历和人格特性、勤奋攻诗与行诗上精湛的比拟、想象以及奇离的诗歌意境，使得张玉红的诗在当代诗坛上独树一帜。玉红诗跃上海内外报刊，多次

获奖，被收入诗集。玉红歌词被谱曲高唱。在新浪网、QQ空间，在雅安网、汉纳网、温莎网等等，他的诗受到热爱和好评。

我经常在想，文学对作家的挑战之一，是你究竟敢不敢言真。人已经异化到说谎、粉饰成了本能，坦然诚实却需要修炼。真实是张玉红现实主义诗歌的筋骨和魂魄。他的诗歌所反映的现实，包括自身的和外在的，率真坦荡，毫无遮掩，读起来引起自然而然的同震共鸣，也自然让人有拍案叫爽的感觉。比如那首《唉 这才多久啊》：

唉 这才多久啊
我怎么那
就害怕睡觉 就想分居了
爱妻还是习惯投怀送抱
妩媚的让人受不了
杏眼里分明要我交 家庭作业
我只能用咳嗽声来骂自己 没用的东西
装疯卖傻已有些岁月了 看今晚怎么说
我难过的两行泪啊 扑不灭心中那团烈火
败下阵来 任它烧吧 一会儿就过了

唉 这才多久啊
儿子开始进攻我了
不时提要求 不时挑战我
最可恨的是没经我同意
就被迫我当爷爷了

还有那首名气更大些的《写给四十三岁的我》：

家里的女人忙着去美容健身
我的形象代言人也忙着代言去了
尽是一些干大事人 所剩下的全是废品

还是这七间房温暖重情义
 都愿意包养我这个男佣 任凭我穷折腾
 忙得我经常顾此失彼
 还得抽空去想想外面的心上人
 这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日子
 把我瘦成一条看家犬
 早迟会被人炖了御寒

一幅多么真切生动的四十三岁男人雪窗里的素描肖像！这个男人我熟悉，我理解，甚至有几分同情。我语言拙劣无法形容，因为最好的形容全在诗人自己的诗句里，他跃然诗上，让人感到无比的真切。

这些诗语言也非常口语化，显示着另一个方面的真实：“唉 这才多久啊”，“装疯卖傻已有些岁月了 看今晚怎么说”，“最可恨的是 没经我同意 就被迫我当爷爷了”。

张玉红的现实主义诗歌还包括他的亲情诗。这些诗以深切凝重的情感作为基底，从那里飞出动人心弦的诗句：

我真没想到
 在我二十五岁时 妈妈变心了
 我已看到了 就必将承受
 我不会躲在梦里给自己下雪
 我怕天亮了找不到自己影子

（《妈妈你变心了吗》）

青年丧母，是张玉红一生的痛。这从他的诗文小说，乃至平日举止中均可感到。四十二岁生日时，张玉红写下了声泪俱下，情长万古的《雪夜——写给母亲》（我称它为“雪夜唤母”）：

这入土三分的温暖 吵不醒狠心的妈妈
 妈妈躲在冰冷石碑后冬眠

妈妈做着悠长的梦 一动不动地打鼾
 妈妈幸福地忘了今天是生我的日子
 我突然想哭 不出声地流泪
 我就想大声嚎心血澎湃
 妈妈你在哪里 儿在这雪夜中
 真的 好冷 好冷 抱抱我好吗
 全世界静悄悄的 没一人醒来
 唯有雪花围着我仔细地聆听
 把我凝固成四十二年的冰雕

他写父亲的诗除了父子情重外，还带有男人之间的理解和默契：

初春的山路 连着天堂
 雾气 凝结成扑面泪
 挂在树梢上 节外生花园
 我抱着瘦成一堆怀念的白骨
 踏着 蟋蟀们祷告的节拍
 就足以让我终生的心跳结满伤疤

这时 我怀里的父亲从石棺里醒来
 舒展开紧抿的嘴角
 带领一支长长的军队攻山掠地
 我不禁要问 你是什么样人啊
 真是摸不透 猜不着
 都成这样了 还御驾亲征

（《初春 我把父亲种在山里》）

从以上有限的诗句里，读者已经能够感到诗人不凡的动态性的描写和比喻手法：“凝固成四十二年的冰雕”，“雾气 凝结成扑面泪”，“瘦成一堆怀念的白骨”，“踏着 蟋蟀们祷告的节拍 就足以让我终生的心跳结满伤疤”。这些技术手法，把我

们带进诗人的另两类诗歌里：爱情诗和感悟诗及其手法。

比喻：

比喻，一般总是在相似的两个东西之间运用：红得像樱桃，白得像白雪……但是张玉红诗中比喻，却超越了这个界限。他的比喻，常发生在外观并不一致，但是意象相类的两物之间：

许多年来 我在凝视你眉间那枚成熟的樱桃
是天空星星闪烁的童话 还是黑夜里发出的信号灯

（《那枚红痣》）

这里，“红痣”和“信号灯”勉强可比，但是“红痣”和“童话”没有具体意义上的可比性。确切地理解应该是，那枚红痣让诗人幻想联翩，联想到闪烁在星星中的童话。

想象：

想象可以是无边无际的，但是它也需要事物间一定的内在关联：

问一问飘落的枯叶是写给大地的遗书吗
猜一猜鼓肚的秋蝉是在呼唤我们的小名吗

（《暗香》）

这里，“飘落的枯叶”和“写给大地的遗书”之间没有所谓外观的相似性，这两者间有某些内在的联系：毕竟枯叶终究要落地。但是说枯叶是写给大地的遗书，却完全是诗人的想象和感悟。

这突然的美

多像刚分娩出来的孩子
简单纯洁的脸

（《飘雪》）